

曾给他带来非议的山水画，值得重新审视

两大齐白石重量级特展同期亮相北京

■本报记者 范昕

齐白石大概是国人知晓度最高的一位画家，而人们熟悉的齐白石，似乎仅限于他笔下那些活灵活现的花鸟鱼虫。近日，两个齐白石重量级大展亮相北京，一个是正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一个是登陆北京画院美术馆的“胸中山水奇天下”齐白石山水画特展。它们互为补充，向人们呈现出两种关于齐白石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令这位艺术大师的面貌更为立体、清晰。

“清平福来”传递和平愿望，齐白石笔下的鸽子与毕加索笔下的有何异同

故宫博物院汇聚两百余件绘画、篆刻、文献作品的“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可谓综合性的齐白石大展。别出心裁的却是，齐白石“和平使者”的身份成为展览暗含的线索，引发人们关注齐白石艺术中的和平意蕴。而这正是齐白石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

195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国际和平奖”授予年过九旬的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当时，他曾感慨道：“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此花费了我毕生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直到近几年，我才体会到，原来我追求的就是和平。”展览名称中的“清平福来”，即体现着齐白石对于“和平”一词的理解。齐白石生于乱世，向往太平，



齐白石92岁时画的《和平鸽图》，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创作于1932年的《山水十二条屏》(局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均资料照片)

晚年喜欢以“清平福来”为题，画老翁持瓶，蝙蝠展翅——“清平”是“青瓶”，“福来”是“蝠来”，以此传达对于安定、祥和生活的期许。此次展览中，齐白石获得的“国际和平奖”证书与奖章、“人民艺术家”奖状等文献以及《清平福来》图都格外显眼。

饶有意味的是，齐白石的“国际和平奖”奖状扉页上，印着西方绘画大师毕加索画的和平鸽，而鸽子其实也是齐白石

晚年的重要题材，用以抒发步入新社会之后自己内心的愉悦，祝福祖国万岁、世界和平。此次展览展出的齐白石92岁时所绘的《和平鸽图》，即为艺术家和平鸽系列作品中的代表作品。画面以鸽子、雁来红来直观表达“和平”的象征；三枝红色淡墨的雁来红叶子与墨色浓重的鸽子浓淡相间，鸽子的红色喙爪又与红叶互相呼应，画面左上方以篆书题款“和平”二字。1951年，齐白石为了祝贺“亚洲及

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还曾画过一幅《百花与和平鸽》。为了画好鸽子，他在家饲养鸽子，仔细观察他们觅食、打斗、嬉戏、起落。齐白石笔下的鸽子是自成一格的，他曾将自己画的鸽子与毕加索画的鸽子做对比：“他画鸽子时，要画出翅膀的振动。我画鸽子时，翅膀不抖动，但要在不振动里看出振动来。”他也在画稿上留下对于画鸽子的体会，如“大翅不要太尖且真”“尾宜长”。

“十二条屏”是一种社交方式，齐白石还有太多耐人咀嚼之处

于北京画院美术馆拉开帷幕的“胸中山水奇天下”齐白石山水画特展，展出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天津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十家重量级文博、艺术机构

的逾160件(套)作品，最大规模地集结齐白石一生中重要的山水画作。去年年底于艺术品拍卖市场拍出9.3亿元人民币的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改写了中国艺术品的全球拍卖纪录，也令齐白石的山水画步入大众视野。齐白石是个全能画家，但他一生画花鸟虫草、水族虾蟹最多，山水画最少，并且山水画为他惹上了最多的非议。齐白石山水画，摒弃了前人讲究的平铺细抹，画面总是寥寥数笔，简约稚拙，这样的另类画法被人攻击为“野狐禅”。而事实上，齐白石的山水画，是其艺术生涯演变的重要脉络与见证，近年来也越来越为学界重视。

1902年至1909年，齐白石远游七年，“五出五归”，饱览了大半个中国的山河美景，途中积攒了大量的山水写生画稿。这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阶段，也为其山水画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远游归来后，齐白石根据写生画稿所创作的山水画，相较于其早期临摹《芥子园画谱》时的山水画，灵动性大大增加。此次展出的《借山图册》便是其中的代表。这套图册原本有50多幅，如今在北京画院存有宝贵的22幅。在这一系列图中，人们能看到洞庭落日、灞桥风雪、十里桃花、雁塔坡、滕王阁等生活实景跃然纸上。画面多以线勾勒，少皴擦，且富有色彩感，极简的构图显示出了无限的空间感。

此次展展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山水十二条屏》，堪称齐白石晚年的山水巨制。用十二条屏的方式作画，是齐白石与人打交道的一种特别隆重的方式。齐白石这一生中，仅创作过三次山水十二条屏。其中最早创作的那套不知去向，第二次创作的那套去年轰动拍场，此次现身展览的是第三套，创作于1932年，赠与他在四川的一位朋友。当时齐白石的山水画往往是远游时期写生稿与记忆中家乡景色的融合，画面常常漾起思乡情怀，可谓既真实又虚幻的“家乡”之景。这套《山水十二条屏》相较拍卖场的那套，画面更加简洁，构图及技法的运用更加纯熟。

上影集团青年导演叶田获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红枫叶大奖”最佳新锐导演

以新叙事重述父辈的青春奋斗

本报讯(首席记者王彦)北京时间7月22日，第六届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闭幕。上影集团青年导演叶田凭借个人的第二部长片作品《勇敢往事》，摘得“红枫叶大奖”最佳新锐导演奖。目前，该片正随着“2018我的电影党课”展开点映，并将于今年9月全国公映。

昨天，载誉归来的叶田告诉记者，新视角、新叙事，是他所认为的得奖关键，“类似主题曾经穷尽了表达方式。多年后重述，我想给老故事注入些新意”。影片有三段时空。一段是父辈的青春：半个世纪前，杨青山、白菊等年轻人去黑龙江边开垦奋斗的人生，因一桩意外改变了各自的轨迹，有人驻守，有人背弃诺言后逃离；一段是“后青春时代”：两鬓染霜时，曾经的年轻人终究无法割舍那片土地的爱恋，返回黑土地重拾理想和承诺，建立农村合作社和自然保护区，与扎根东北的老朋友一起反哺自己的第二故乡；另一段时空即当下：杨青山忽然病倒，其子杨小勇从美国赶往东北照料父亲，置身白山黑水间，儿子了解到父辈年轻时的勇敢往事，原本有些嫌隙的两人握手言和。从子女的视角切入，再以三段时空互相交错，全新的叙事框架下，一代人



上影集团青年导演叶田的第二部长片作品《勇敢往事》海报。

关于责任、奉献、情感和奋斗的故事逐渐丰满。

从影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及连日来的点映反响看，不少观众对其中的诗意印象颇深。白桦林里的春天、千里冰封的河面、手风琴里流淌出的当年旋律，都借助大银幕的光影声电被蒙上一层浪漫气息。与那个时代同龄的观众随

着富有质感的影像沉入到自己的记忆中，年轻一辈观众则在抒情的银幕散文诗里思考“何为勇敢的精神”。片中那本名为《勇敢》的小说，是显而易见的意象；父辈在四五十年前困顿的物质环境下艰苦奋斗，追求精神上、情感上的富足，这是勇敢的释义；杨青山从年轻时因懦弱而逃离，到过尽千帆之后直面

故土、直面过去的自己，这也是勇敢；而为子女重新认知父辈的青春奋斗史，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又何尝不能谓之“勇敢”？

叶田透露，片中的许多情节，都有真实的原型，“杨晓沪、徐桔桔、贾爱春等几位长辈返回第二故乡创业的故事，就是《勇敢往事》的雏形。对于那片承载过众人青春的土地，他们爱得深沉，从不会割舍眷恋”。为了还原年代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剧组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和逊克县实景拍摄，还曾赴俄罗斯共青城、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等地取景。冬季的黑河，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30多度。自然环境外加当地老乡们的叙述，帮助今天的青年演员更好地贴近时代。“时间的巨轮滚滚向前，对于同一段关于奉献和奋斗的往事，也许不同人在不同年代会生出不同的认知。”叶田想表达的，便是如此。

电影《勇敢往事》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颐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极映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孙广洋任制片人，赵静、王勇、刘磊、潘兴源、屠画、龚芳妮等主演。

■本报记者 吴钰

“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活字印刷的材料在千年的历史中不断进步，但印刷出来的字体却难有进展。每个字由八个笔画开始，一点就有很多不同写法，一横、一竖、一捺、一挑都可以代表点，横竖撇捺勾就更难统一。”“活字生香”活字文化艺术全国巡展于昨天在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开幕。开幕式上，汉字印刷术传承人、上海印刷研究所92岁的老师傅徐学成讲起了上海如何成为现代汉字印刷术发源地，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字体研究室又如何最早设计统一了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宋、黑、仿宋、楷”等汉字印刷字体，希望用活字艺术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唤醒中国人书写记忆的行动。

需沉下心来钻研至少十年才能有所建树

“解放前，报刊书籍的正文字体主要沿用了日本引进的秀英体和筑地体，其次是刻字人员徒手刻成的混用字体，一字多形、字形大小不一、笔画粗细不均。直到1960年代，成立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才把不同的字体重新整理设计。当时正逢修订第一版《辞海》，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用两年多时间设计了约1.8万字，那就是第一副‘宋体’与‘黑体’。”徐学成说。

上海的工匠花费数十年的心血，才终于让中国字的书写规范和统一。2009年，“汉字印刷术书写技艺”项目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如今，“活字”已经成为上海乃至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为了促进“非遗”汉字印刷术书写技艺的有序传承与规范发展，发现并培养字体设计后备队伍，传承字体设计的技术经验，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当天还发布了一项字体设计大师奖赛。

“字体设计是一项比较枯燥乏味的工作，设计人员需要沉下心来钻研至少十年才能有所建树。设计一个字体，所有专家都要围在一起挑毛病，把个性的部分去掉，才能留下大众的内容，让普通人觉得美观。要成为公认精品，非常困难。”“汉字印刷术书写技艺”第三代传承人原伟民告诉记者。

在活字艺术传承过程中，上海探索设计的字体从传统书法中汲取“上紧下松”的形态。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及时捕捉到了读者“口味”的变化：“传统书法字体内紧外松，早期在印刷字体设计中也参考设计了结构紧密，四边像跳芭蕾舞一样舒展的字体。随着阅读习惯逐渐发生变化，字体现在要外紧内松。”

原伟民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设计之路，“第一版《辞海》完全参考了古代书法的韵味和字形结构，到了1999版《辞海》已经进行了调整，因为数字印刷取代了铅字排版。”而如今，电子阅读比纸质阅读更清晰，笔形也反映得更亮丽，人们对字体美观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任何字体都无所遁形。“我们为即将推出的2019版《辞海》设计了三款字体，其中的宋体和黑体也在1999版《辞海》字体的基础上作了改变，当时的笔形较尖，如横的钝角、收笔，尖小的阅读效果比较刺眼，现在改得更加圆润，对眼睛更加‘友好’。”

指间拨动的“天书奇弹”

在一间播放古琴曲的特别展厅，许多形似汉字，但又不知其意的古怪字体，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是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为传承发扬古琴文化、适应现代化出版印刷和媒体传播，开发的“古琴楷体”和“古琴宋刻体”。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3000多年历史，是中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唯一乐器。晚唐时，古琴出现了减字谱，组合记录琴曲的指法、弦序和徽位，但由于其有别于一般汉字的特殊性，减字谱的出版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为打谱和琴曲音乐保护造成了困难。

“减字谱的部首都收集自汉字部首，但经过拼接，产生了复杂的结构，纵向最多达到了10层。既要写成汉字的结构，又要表达古琴减字谱的技法，字形非常复杂。”“汉字印刷术书写技艺”第三代传承人、减字谱字体的设计师吴振平告诉记者，古琴减字谱向来都是手写稿，从未有过印刷活字，大大小小字体不一，难以规范。“规范的过程中，最难就是要把位置写正，弹奏的主次位置要分清，否则演奏者无法看谱。”对古琴一窍不通的吴振平深感责任很重，用了三四个月时间钻研古琴谱，弄懂弹奏的位置，才开始设计字体，还请了许多专家提意见。“目前楷书已经基本完成，设计了约1.5万字，2015年已经出版了楷书的古琴谱十多篇。”

此次展览由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上海字模一厂有限公司承办。

活字文化艺术全国巡展在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开幕

字体设计，去掉个性才能让更多人觉得美观

表情包在社交之外，有了纪念日、入藏艺术馆、成为年度热词——

“无表情不欢乐”时代，你我仍需认真说话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世界表情包日”？你没看错，不久前所谓“世界表情包日”迎来了第五个年头，这个起初由表情搜索引擎的创始人杰瑞米·伯格所创造、乍听上去有些“无厘头”的节日，在这五年来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今年，苹果公司为了庆祝这一节日，一口气推出了超过70个新表情，并在下半年正式上线。

从攻占社交软件，到与各大品牌合作，甚至有了自己的节日，“表情包”俨然已经成为现代人沟通交流的必需品。可是，在表情包用得非常溜的虚拟社交之外，我们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表情是不是反而变得不那么丰富了？

“无表情不欢乐”，小情绪有着大魅力

1982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斯科特·法尔曼教授在电子公告板上心血来潮地输入了连续的字符“:-)”来表达微笑的含义。彼时，法尔曼绝不会想到这简单的三个字将成为

了如今大热表情包的始祖。17年后，第一批数字表情在日本诞生，日本电信电话公司上世纪末在手机和传呼机上推出了176个表情符号，其中包含笑脸、食物和箭头等，这些图形在有限的屏幕空间内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让人们得以在枯燥的文字表达中加入自己的情绪。2010年，有人把这些12*12像素表情翻译成了今天通用的数字化表情。而如今这些“原始”表情，有的已经成为了“艺术品”，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2016年将这176个表情纳入馆藏，利用二维图形和动画技术进行展示。

此后，随着苹果公司将数字表情置入手机系统后，表情包的风潮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日常文字交流中加入一些表情包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而有时，甚至都不需要文字。

2015年，咧嘴大笑加上两滴眼泪的“笑哭了”表情被《牛津词典》选为当年的年度词汇，被认为“最能反映当年的精神”。“没错，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年度词汇是个表情。”《牛津词典》官网上如是写道：“表情包的官方解释是‘喜极而泣的笑脸’，尽管你们可能认

为这个表情有其他意思。”哭笑不得、欲哭无泪、泪中带笑……只要一个小小的表情包，人们就能根据不同语境联想到截然不同的解释，或许，这就是表情包最大的魅力。

表情虽生动，但应只是沟通的辅助品

简单、生动、直观是表情包作为交流工具的最大优势，就在今年的“表情包日”当天，联合国在其社交网站上用195个表情包就将世界上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人们放在了同一张照片里，以此呼吁人们团结一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作为一种概念，表情符号可以追溯到过去几个世纪的表意文字、象形文字和其他图片文字。”在2016年表情符号进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时，当时的策展人黛维拉·安东内利这样说道，安东内利毫不掩饰地把表情包放到了与其他样式文字同样的高度。作为“文字”，不乏有人开始用表情包进行“创作”。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的《白鲸记》曾被“翻译”成一本由表情包构成的书，整整736页里没有一个文字，全部都由表情

构成。

但在生活中“不用表情包不会说话”的现象愈发普遍，日常中大量使用表情进行交流的情况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认为简单的图像正在毁掉语言的美感和人们的表达能力：表情包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短平快，但也无形中消耗着人们遣词造句的能力和耐心。面对表情包的大行其道，有海外批评认为，我们期待借助表情包更好地表达自我，却忘了认真地说话才是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

“曾经，短信替代了古老的通信方式，而表情包的出现只是让通信这一行为变得更加便捷，语言可以容纳许多东西，但并不包括语言本身的消失。”法国作家奥莉维埃·罗兰曾这样谈及表情包。普希金将“源于语言的贫乏而不足以表达丰富的感情”称作两大“模糊”之一，平面图像终究无法和字与字之间所构成的文学关系和意境所媲美，过多零碎重复的表情包不仅无法表达情绪，也不能准确传递信息，一句经过仔细斟酌的话语反而会事半功倍。